



八百九十多年前，钓鱼岛就归泉州管辖……

泉州：割不断的钓鱼岛情缘

本报记者 郑娜文/图



制图：王慧丽

一切都起源于中日领土争端。不然，那座经过了无数次的小荒岛，陈辉煌和许多泉州渔民一样，习以为常到不会多瞧它几眼。

不然，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钓鱼岛隶属中国的大部分铁证来自于泉州。这座城市，大多时候因为其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为世人熟知，如今，在这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较量中，沉默的历史必须说话。

(一)



陈辉煌站在甲板上。

54岁的陈辉煌有着“讨海人”的典型特征：皮肤黝黑，手掌粗糙，虽然上岸做船东多年，但至今右脚跟一抬，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岸边跳上摇晃的甲板。

2012年，对陈辉煌来说，是闹心的一年。隔三差五，新闻里就会跳出“争端”“冲突”“驱逐”这些字眼。坐在电视机前的他，看着屏幕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，心里百感交集。

从13岁开始，他不知道去过那里多少次，北纬25°44.6'、东经123°28.4'——钓鱼岛。

陈辉煌出生于深沪，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小镇，位于福建泉州晋江沿海。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靠海为生，传统捕捞能力很强，培养了很多经验丰富的船老大和船东。

陈辉煌从13岁开始出海，在那个还没有探鱼器的年代，他学会了怎么根据海域、季节、水温、水色来判断鱼群出没的规律，25岁就当上船老大。

捕鱼过程中，是否能打上鱼，都要依靠船老大。

在外人看来，平静的大海都是一个样子，海水都是蓝的，波纹与波纹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有经验的渔民一眼看去，每一道波纹下面，都隐藏着鱼群活动的信息。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没什么鱼，更是基本常识。

“钓鱼岛附近主要产剥皮鱼(学名：绿鳍马面鲀)，每年8月到11月是捕捞的黄金季节。”陈辉煌告诉记者。钓鱼岛的鱼多，是每个渔民都知晓的事情。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调查，该海域主要捕捞品种有绿鳍马面鲀、黄鳍马面鲀、剑尖枪乌贼、短尾大眼鲷、高脊管鞭虾、细点圆趾蟹、鲑鱼、竹荚鱼、蓝圆鲹、鲈鱼、鲨鱼类等，年可捕捞量高达15万吨以上，经济效益良好。

鱼情好的话，去一趟回来可以卖到近百万元。

(二)

钓鱼岛离深沪港并不远，200多海里，以今天渔船的航速需要大



张建松摄

约20小时的航程。钓鱼岛附近海域属于“闽东渔场”，是我国浙江、福建、台湾等地渔民祖辈传统的谋生渔场。

在陈辉煌的记忆中，很多老一代的渔民曾到那附近打鱼。有的人还上过岛捡过鸟蛋。遇上风浪，他们会去钓鱼岛与东南方的北小岛、南小岛之间的一条海峡避风。

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，陈辉煌几乎每年都要去钓鱼岛，那时候没见过日本人的军舰。日本巡逻艇是在十几年前开始出现的，早前对大陆渔民还比较温和，一般喊喊话，示意他们离开，但最近两年，日本对大陆渔民的驱逐行动越来越厉害。

2年前，陈辉煌的同乡詹其雄就“出事”了。他的渔船“闽晋渔5179号”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，遭到日方逮捕并扣押17天之久，后被释放。

詹其雄事件当年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。至今仍有人认为是这一轮钓鱼岛争端的序幕。2012年5月17日，日本那霸地方法院决定撤销对其公诉。然而，争端显然远未落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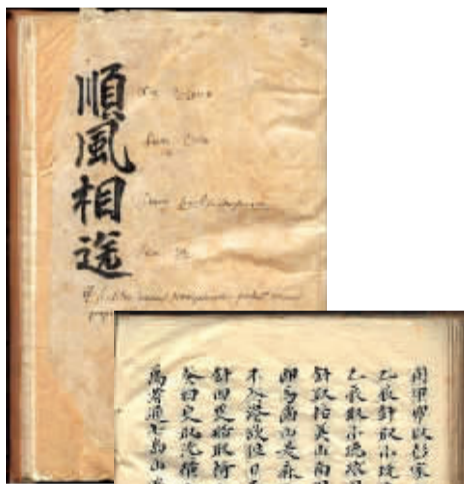
不管卷起了怎样的政治风云，詹其雄对于当地渔民来说，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。

深沪有近400条渔船，大约100多条都去过钓鱼岛。“打鱼的人嘛，都是哪里有鱼去哪里。”几乎每一个去过钓鱼岛的渔民，都会用同一句话回答，“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，我们的船开过去有什么好怕的！”

渔民们的底气和骨头一样硬。

(三)

底气来自当下，也来自历史。历史就是，至少从北宋起，到清廷下诏台湾正式建省之前，钓鱼岛一直是在泉州的版图



《顺风相送》最早记载钓鱼岛地名的史籍。按闽南语发音记(资料图片)

之内。

对于今天的泉州渔民去钓鱼岛捕鱼却被日方认定为“越界”，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觉得荒唐至极。是谁越了谁的界？2012年，面对不断升级的钓鱼岛争端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泉州学者纷纷站出来，用事实再次还原了历史的真相。

林少川告诉记者，在890多年前，就有泉州管辖钓鱼岛的文献。这本文献是北宋宣和二年(公元1120年)泉州知州陆藻的《泉州修城记》，其中记载“泉距京五十有四驿，连海外之三十六岛”。

此处的“连”是指行政隶属关系。可见，至少在公元1120年时，泉州的行政区划包括“三十六岛”的澎湖及其附属的台湾岛、钓鱼岛列屿。而自南宋乾道年间(公元1171年)开始，为了防御沿海的倭寇，泉州行政机构开始在海上岛屿上驻军，将岛上驻军和居民编入台湾户籍。

自此，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诸岛例行巡检正式成为我国海防惯例。



2012年9月，在石狮祥芝国家中心渔港，渔民将钓鱼岛海域捕捞回的带鱼运送上岸。张国俊摄

日本方面却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时钓鱼岛是“无主地”，而非台湾岛的附属岛屿，所以日本通过所谓“先占”将其划入日本版图，归入琉球列岛之中，并且长期对其实施了“有效占领”。但中国对钓鱼岛早已实施管辖的历史是不容扭曲的。

(四)

如今，透过许多典籍都可以还原那段历史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文献应该是《顺风相送》。

提起这本书，林少川很兴奋。该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、最早记载钓鱼岛地名的史籍，是宋元时期中国舟师根据长期的航海经验积累编写，明代永乐年间(公元1403—1424年)中国官员再根据下西洋的航海实践，累次校正古本而来的一部“航海手册”。书中称“钓鱼岛”为“钓鱼屿”，比日本人“发现”这个岛屿，早了至少200多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顺风相送》是按闽南语发音记录的，该书记载15条航线，有10条是从泉州起航。“此书的重点是提到，钓鱼岛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，有着地标性的作用。”林少川说。

在《顺风相送》之后，还有不少典籍记载，经过福建钓鱼岛后，过了黑水沟，方是琉球。诸如清朝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之“海国记”记载：“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，形如笔架。遥祭黑水沟，遂叩拜于天后，忽见白燕大如鸥，绕樯而飞。是日即转风。十四日早，隐隐见姑米山，人琉球界矣。”这也直接证明了钓鱼岛是在福建辖内。

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泉州，去城南尚可看见公元1115年修建的“来远驿”遗址。

当年琉球王国向明朝皇帝纳贡的进贡船由泉州刺桐港靠岸，来远驿就曾接待过琉球的进贡使节。据说，琉球至今还保留着福建特别是泉州的许多古老风俗习惯。

(五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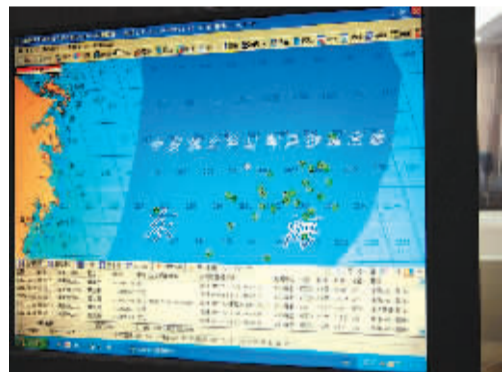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渔民并没有机会读《浮生六记》，也不知道“来远驿”，更没听说过《顺风相送》。在更早些时候，即争端还未出现时，他们中有人甚至不知道那座小岛叫钓鱼岛。

他们只是跟着鱼走。家门口正朝大海的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的渔民张兴才告诉记者，小时候，在近海就可以捞到很多鱼。近些年，随着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渔民只得往更远的地方去。

2010年，张兴才和几个朋友合资1700多万，造了一条500吨吨位的围网渔船。东海渔场、台湾海峡、琼州海峡、南海渔场，哪里有鱼就去哪里。打鱼是苦力活，也是运气活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他的船一晚上捕到3000多担、重达30多万斤的鱼货；运气不好的话，一网下去，只收到些烂虾和海藻。

2012年9月开渔后，张兴才的船也去了钓鱼岛。这次他们最接近钓鱼岛时的距离大概只有20多海里。此前，受到日本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的干扰影响，赴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船逐年减少。2012年，随着国家宣示主权并实施护渔政策，赴钓鱼岛作业的渔民比往年增加。

张兴才说，这次虽然看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和日方的直升机，但因为有海监、渔政的船在一旁保护，很放心。他还说，渔民一般不会靠到钓鱼岛的岸线去，因为“打鱼不能靠



通过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安全应急指挥辅助系统，渔船信息都在监控范围内。

岛太近，海域暗礁比较多，容易把网刮破”。对于有些人把渔民赴钓鱼岛海域作业看做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之举，张兴才不置可否：“怎么说呢，渔民也是生意人，事实上，他们去那里仅仅是因为鱼多而已。”

(六)

2012年，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升级，渔民出海的人身和财产风险也不断增大。为了维护钓鱼岛主权和海洋权益，中国政府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——

2012年3月，由中国海监50、66船组成的中国海监定期维权巡航编队，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巡航。以此为标志，中国强力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。

2012年9月，农业部东海区渔政局表示，中国渔政执法船将和渔船同步开展例行巡航，主要任务是保护渔业资源、防止非法捕捞、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目前，福建省包括泉州市在内已建立了海上渔业安全应急指挥辅助系统，通过该系统，每一艘出海的渔船行踪都在电脑监控范围之内。渔船一旦出现险情，就可以向指挥中心报警，海洋与渔业部门可以立即调度附近的渔船进行救助。

在泉州石狮祥芝边防派出所，记者还看到一套新版船舶、渔民动态管理系统，该系统借助渔船现有的AIS(无线短波及GPS定位功能)自动识别系统，能自动定位渔船，同时具有自动刷卡签证、设定港口区域、卫星定位导航、越界报警提示等多项功能。

在多方位的“保驾护航”下，渔民的生产作业有了更好的保障。未来的局势正如海上的气候变幻莫测，而2013年——

不管是波涛汹涌，还是风平浪静，能够靠岸就是平安。



2012年底，深沪渔船归港。

中国海监船编队9月14日抵达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巡航执法。